

## 大城小事

## 三角梅花又开

程娟

深圳的十二月,已经有了寒意,草木却依旧葱茏。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不经意间抬头,瞅见项目部隔壁小区一户人家的窗前,探出了一大簇粉紫色的花来,是三角梅。在高耸入云的水泥楼外,它看起来格外醒目与鲜艳。

在深圳,三角梅很常见:屋顶墙角、河边桥头、天桥扶栏、公园亭子,几乎渗透城市的每一处肌理。红的、粉的、黄的、紫的、橙的,各种颜色层层叠叠,绚丽多彩。其因花期长、坚韧不拔、易于栽植,被誉为深圳市花。三角梅的花生于三片苞片中,形状宛如三角形的叶片,并像叶子一样有明显的脉络,因此,三角梅也被称为“叶子花”“叶子梅”。

犹记得初识三角梅,是在项目部。阳春三月,一纸调令,我从天津项目调来深

圳,对这座城市充满陌生感。当我刚迈进项目部大门,办公室一隅的三角梅精神抖擞地绽放着,仿佛在欢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丛丛、一簇簇,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开得那样热烈、璀璨。那一刻,我放下紧张与担忧,从容推着行李箱,在同事的带领下完成报到、入住。

此后,无论在工作加班劳累,还是备考压力大时,我就会出门走走,看看那些似乎无人问津,却总能带来美好的三角梅,心也跟着平静下来。通过查资料,我对三角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它们不择环境,不挑土壤,哪怕是在一方狭小的空间里,也要拼命伸展枝丫,追逐每一寸阳光。墙头的背阴处、草坡的低洼里,或是山崖上嶙峋的石缝间,只要有一撮儿泥土,便能扎根生长。

三角梅也不会被单一的形态束缚。向上时,它的枝丫齐齐伸向蓝天,长成一株风姿绰约的“藤树”,从墙帽上满满倾泻下来,让人赏心悦目。向下时,它的枝叶可以贴着地面蔓延,用稠密的花朵织就一地流动的“红霞”。风吹过,花叶摇曳生姿,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多看上几眼。看着看着,心底竟悄然生出几分敬意。

凝视愈久,敬意愈深。我忽然觉得,这三角梅的魂魄,又何尝不曾附在我们这些“南征北战”的筑路人身上?不管是在繁华的城市建设地铁,还是在偏远地区修路架桥,筑路人都如三角梅一般,坚韧不屈,想尽办法扎根立足,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力量。他们从不在乎有没有观众,也从从不向谁邀功,却用无数个日夜扎根在水泥缝隙中,战严寒、斗酷暑,默默为祖国的基

建事业添砖加瓦。

如今,虽已寒冬,项目部的三角梅却依然开得热烈,像一团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我知道,当这个项目结束,我们去往下一个地方时,这片土地上的桥与路,仍会带着筑路人的温度,在这座城市里,沉默地、热烈地生长下去。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扫码查看  
征稿启事

## 光影定格

## 争分夺秒

● 特约摄影师王美燕



■ 近日,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上海寰宇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广州箱厂正开足马力生产集装箱。生产车间经过改造,大量应用机械臂,为集装箱制造提供了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的解决方案。

## 诗人心语

## 流水线女工

(外一首)

● 谭丁录

低头盯着转动的机针  
电动机“嗡嗡”的轻鸣穿透骨骼  
机针穿过手中的布边  
一件一件半成品流向下一道工序

正午的阳光已从头顶滑过  
时光被缝进细密的针脚  
待她察觉一丝饥饿  
夕阳已拉长了她的身影

两个馒头就着一杯水  
熨帖着拧紧的肠胃  
却打不断流水线的流速

当月牙爬上厂房外的榕树枝头  
她在月色下开始拆解自己  
仿佛在整理一台咬着尾巴运转的机器

## 随笔小札

## 另一种富足

● 黄信波

推门走进书房,迎面扑鼻而来是熟悉已久的旧纸味道,像是很久以前的书信封存的的味道。冬天的太阳穿过老式木格子窗框,斜斜落在桌面上,就成了慵懒的一团光斑。我坐在旁边,身边紫砂壶还是温热的,岁月从壶身上褪掉了许多亮色,剩下的那部分反射出一抹微光,在暗处闪着幽光。

这个房间不大,却是我富足的地方,靠墙的书架从地面直抵天花板,挤得密不透风,那些书脊褪了色,像秋后的山林叶子一样斑斓又沉默。有些书买回来怕是有二十年了,纸张泛黄发脆,翻页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有本《陶渊明集》,是大专时候用饭钱省下来买的,打开内封,还留着当年稚嫩的批注“欲辨已忘言——是真的忘了吗?还是不需要说了?”现在再看,就觉得那时候的我,心思也和这冬晨空气一样透明。窗台上摆了几盆植物,一盆文竹、一盆菖蒲,都是好养活的。文竹的枝叶舒展开来,在这一屋子灰扑扑的氛围中撑起一片青翠

生机勃勃的云朵;菖蒲就比较瘦硬些,笔直地立在那里,绿得很执拗。给它们浇水的时候,水珠顺着叶子纹路滑落,竟让人感到十分安心。

满屋子的旧物,没有一样是值钱的。朋友来的时候总笑我,说我这屋子像个时间仓库,堆着一堆“无用”的东西。我只是笑笑,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夜晚的星辰,每一处磨损,都是被体温焐热过的光阴。真正的富足,也许不是占有多少闪着标价的东西,而是能清楚地感受到有多少日子,就这样安静饱满地属于你,就像现在,炉上的水烧开未开,壶嘴吐出细细的白气,在斜射进来的光里与灰尘起舞,这样的时光,万金难换。

忽地想起唐人李义山的一句诗:“风露澹清晨,帘间独起人。”这句话清冷得很,像是这个早晨,不写雪,不写寒,只一个“澹”字,一个“独”字,就把那种浸在晨光和微寒里的、没人打扰的充实说尽了。世俗的财

富观总是一声喧哗,是加法,是琳琅满目的堆砌,而精神的丰盈大概就是减法,是“澹”,是在删繁就简之后,心灵得以舒展的那一片空旷。在这片空旷里,时间不再是追赶人的鞭子,它慢下来,变得醇厚,可以凝视,可以品尝,甚至像这些旧书页一样,被轻轻抚摸。

目光再回到窗台,隐约能看到外头那棵老榆树的枯枝,像铁画银钩一般刺破淡青色的天。再过段时间,阳光再暖和一点,屋子里的光线又会不一样。我也许会读几页书,也许只是坐着,看着光怎么在书脊上滑来滑去,怎么在文竹叶子的尖儿上,聚成一颗颤巍巍的、钻石似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富足,它并不占多大地方,也不发出任何声响,却把全部生命衬得充实而踏实。它是光,是影子,是书页间的灰尘,是植物无声地生长,是一个个这样单独的、清澹的早晨。我知道,当世界在窗外以另一种方式计算着财富时,我正拥有着这一切。

## 天地巡行

雾气在枝头凝结成冰晶  
山野按下静音键

百米高空,钢缆绷成一把银弓  
两个橘色光点,在凛冽中  
调校高压电线的韧性

弯曲的脊背,是弓箭拉满的弧度  
突然,冰壳迸裂  
碎玉飞溅处,群山的胸腔  
传出远古编钟的嗡鸣

电线在山谷上荡起波浪  
他们继续沿弧线巡行  
把自己也荡成一根琴弦  
在天地间,弹奏出无声的韵律